

續

通

志

金列傳

第十一冊

編修 臣何循
檢討 臣彭元琬
恭校

續通志

列傳 二十二

金

楊雲翼

趙秉文

韓玉

馮璧

李獻甫

雷淵

程震

烏凌阿呼圖

楊雲翼字之美其先贊皇檀山人六代祖忠客平定之樂平縣遂家焉雲翼天資穎悟登明昌五年進士第一累官簽上京東京等路按察司事大安元年翰林承旨

張行簡薦其材。且精術數。召授提點司天臺。兼翰林修撰。俄兼禮部郎中。貞祐三年。轉禮部侍郎。四年。元及夏兵入鄜延。潼關失守。朝議以兵部尚書富察伊爾必斯為副元帥以禦之。雲翼言其人言浮於實。必誤大事。不聽。後果敗。興定二年。拜禮部尚書。三年。築京師子城。役兵民數萬。夏秋之交。病者相籍。雲翼提舉醫藥。躬自調護。多所全濟。四年。改吏部尚書。凡軍興以戰功遷授者。事定。有司輒以程式罷去。雲翼奏賞罰國之大信。此輩宜從寬錄。以勸將來。遷御史中丞。有言宗室承立不法者。

詔雲翼鞫之。奏曰。承立近所坐皆細事。不足問。向元兵掠平涼。承立坐擁強兵。瞻望不進。鄜延帥臣完顏哈達以孤城當兵衝。屢立戰績。願陛下明功罪以行誅賞。則天下知所勸懲矣。承立由是免官。哈達遂掌機務。正大三年。復為禮部尚書。每召見。賜坐不名。時講尚書。雲翼言帝王之學。一皆本於正心誠意。尋進龜鑑萬年錄。聖學聖孝之類。凡二十篇。當時朝士廷議多。顧望依違。一日。經筵畢。因言事君之禮。臣固當盡。然國家之利害。生民之休戚。不能一一陳之。則所謂禮者。特虛器耳。使姑

徇事君之虛禮。而不知事君之大義。國家何賴焉。帝變色曰。非卿。朕不聞此言。雲翼嘗患風痺。至是稍愈。帝問愈之之方。對曰。但治心耳。心和則邪氣不干。治國亦然。人君先正其心。則朝廷百官。莫不一於正矣。帝矍然。知其以醫諫也。夏人既通好。遣學士李弁來議互市。往返不能決。雲翼往。議乃定。五年卒。諡文獻。雲翼天性雅重。自律甚嚴。待人則寬。交分一定。死生禍福。不少變。國家之事。知無不言。貞祐中。主兵者不能外禦。而欲取償於宋。故頻歲南伐。雲翼建言。國家之慮。不在未得淮南之

前。而在既得淮南之後。淮南平。江北盡為戰地。進而爭利。舟楫之間。勁弓良馬。恐不得騁。彼扼江為屯。潛師於淮。以斷饗道。或決水以瀦淮南之地。則我軍何以善其後。及時全倡議南伐。又言。將有事於宋者。恐西北有警。而南又綴之。則我三面受敵。故先動以阻其進。借使宋人失淮。彼江之南。其地尚廣。豈不能伺我有警。而出師耶。戰而勝。且如此。如不勝。害將若何。且今之事勢。與泰和不同。泰和以冬征。今以夏往。冬則水涸。而陸多。夏則水潦而塗淖。泰和舉天下全力。驅糺軍為前鋒。天時地利。

人事各不同矣。請以夏人觀之。向日弓箭手在西邊者。一遇敵則搏戰袒射。彼已奔北不暇。今乃陷吾城而執守臣。敗吾軍而擒主將。夏人既非前日。奈何以宋人獨如前日哉。章奏不報。時全果大敗於淮上。一軍全沒。宣宗責諸將曰。當使我何面目見楊雲翼耶。河朔民為游騎所迫。汭河而南。有司論罪當死。雲翼曰。法所重。私渡者防姦偽也。今平民特為追死計耳。不死于敵而死于法。後惟從敵而已。宣宗悟。盡釋之所著文集。校大金禮儀續通鑑。周禮辨。左氏莊列賦。五星聚井辨。縣象賦。勾

股機要象數雜說等藏于家。

趙秉文字周臣。磁州滏陽人。大定二十五年進士。明昌六年。同知制誥。上書論宰相胥持國當罷。宗室守貞可大用。章宗召問。言頗差異。帝不欲以言罪人。免焉。後起為同知。奇嵐軍州事。轉北京路轉運司度支判官。泰和三年。刺平定州。政從寬簡。旬月盜悉屏跡。歲饑。出祿粟。倡豪民以賑。全活甚衆。大安初。元兵南嚮。議備邊策。言今我軍聚宣德。列營城外。經涉暑雨。器弛人病。俟秋敵至。將不利。當出其不意。攻其必救。遣臨潢一軍。直擣其

按金遣曹王為質請和續綱目
載蘇布特之言與此異謹加案聲
明

虛則山西之圍可解。衛王不能用，果以敗聞。貞祐初，建言時事。一遷都，二導河，三封建，朝廷略施行之。興定間，拜禮部尚書，知貢舉。坐取進士盧亞，重用韻，削兩階。因請致仕。五年，復為禮部尚書。每進見，從容為帝言：人主當儉勤慎兵刑，以祈天永命。帝嘉納焉。哀宗即位，改益政院說書官，進無逸直解。貞觀政要申鑒各一通。正大九年，汴京戒嚴，帝命秉文為赦文，以布宣悔悟，哀痛之意。秉文指事陳義，辭情俱盡。及兵退，大臣令創表稱賀。秉文曰：春秋新宮火三日哭，今園陵煨燼，酌之以禮，當

按天興本傳誤作開興，今依哀宗本紀改正，謹加案聲明。

慰不當賀，遂已。三月，草天興改元詔。

按哀宗本紀天興元年注云：是年本

正大九年正月改元開興，四月又改元天興。此詔在三月，其為天興無疑。本傳云草開興改元詔，與本紀異。應

有舛誤。今依本紀改正。謹附識。洛陽人拜詔畢，舉城痛哭，其感人如此。

是年卒。秉文在正大間，同楊雲翼作龜鑑萬年錄，上之又進君臣政要一編。其他著作甚富。朝使至自河湟者，多言夏人問秉文起居狀，其為四方所重如此。

韓玉，字溫甫，其先相人。曾祖錫，仕為濟南尹。玉，明昌五年，登經義辭賦兩科，入翰林，為應奉。應制一日百篇，文不加點，作元勳傳稱旨。章宗歎曰：勳臣何幸得此。泰和

按傳檄州郡事宏簡錄所載
與傳異今仍從金史屬之韓玉
謹加案聲明

中建言開通州潞水漕渠。船運至都。陞陝西東路轉運
同知。大安三年。都城受圍。夏人連陷邠涇。玉募軍得萬
人。與戰。敗之。時夏兵圍平涼。疑大軍將至。夜解去。當路
者忌其功。反奏玉與寇有謀。朝廷疑之。遣使者授玉河
平軍節度副使。且覘其軍。先是華州李公直以都城隔
絕。謀舉兵入援。而玉恃其兵為可用。亦欲為勤王之舉。
乃傳檄州郡。按金史載玉傳檄州郡大金國志亦同獨
宏簡錄以為傳檄乃公直事今仍從史謹
附識。公直軍且行。約有不從者。輒以軍法從事。京兆統軍
使見其言峻厲。誣公直據華州反。遣都統楊珪襲取之。

遂寘極刑。公直曾為書約玉。玉初不知。安撫司得之。轉
語使者。誣玉亦預其謀。囚之華州。郡學而死。臨終書二詩。
壁間。士論寃之。子不疑。字居之。以父死非罪。誓不祿仕。
藏其父臨終時手書云。

馮璧。字叔獻。真定縣人。承安二年。經義進士。調遼濱主
簿。縣有和糴粟。未給價者十餘萬斛。散貯民居。掌以富
人。腐敗則責償。民殊苦之。璧白漕司。即日放散。民大悅。
五年伐蜀。招降吳曦。詔先以文告曉之。然後用兵。及攻
散關。輒多殺獲。璧言其與詔旨相戾。主帥憾之。令招兩

當潰卒。即日率鳳州已降官屬談剛李果偕行道逢軍士所得子女金帛皆奪付剛使歸各主決遣軍士以違制論比到兩當軍民三萬餘鼓舞迎勞璧宣朝旨慰遣之轉太學博士遇呼沙呼弒逆遂去官貞祐三年選翰林修撰時山東河朔軍六十餘萬口率不逞輩竄名其間詔璧攝監察御史汰逐之案劾總領薩哈瑋冒券四百餘口詔杖殺之所至爭自首減幾及半初御史本溫被命汰宗室從坦軍於孟州其應汰軍士乘變叛入太行本溫惶懼無措詔璧代竟其事璧馳至衛召沈思忠以

下四將責以大義將士慚服不日就汰者三千人進大理丞與臺官行關中劾奏宗室重福等姦賊自是權貴側目四年伐宋總帥赫舍哩約赫德奉詔攻盱眙輒違命由滁州略宣化無功而歸詔璧鞫之馳入其軍易以他帥下約赫德於獄兵士譁譟璧怒責曰兵抗制使豈待罪之禮約赫德伏地請死璧曰兵法進退自專有失機會以致覆敗者斬即擬以聞時議壯之尋改禮部員外郎詔問時務璧上六事言減冗食備選鋒緩疑似以慎刑擇公廉以檢吏屯戍革朘削之弊權貴嚴請託之

科。又條自治策四。別賢佞。信賞罰。聽覽以通下情。貶損以謹天戒。時御史道遠從完顏伯嘉宣慰河南。發沈邱令與永城簿姦賊。伯嘉與令有違。獨付有司。而釋簿不問。又許參佐克忠等臺職。璧皆劾之。伯嘉竟得罪去。河朔叛軍有竊謀南渡者。行院事呼圖克們都水監使摩和納聞謀告而不為備。果聯筏南渡。殘下邑而去。命璧鞫之。璧以聞。寇弛備。來不戰。去不追。在法皆當斬。或言二將皆寵臣。而都水貲累巨萬。若求援禁近。必從輕典。君徒結怨何益。璧歎曰。門廷之寇。且不能禦。况大於此。

者乎。即具所擬聞。尋遷刑部郎中。關中旱。詔審理冤獄。時河中帥阿固忒及僚屬十數人。皆以棄城罪當死。繫獄待報。官僚承望風旨。璧曰。河中今日重地。行且為駐蹕之所。若失此。則河南陝西有脅亡之憂。以彼宗室勲貴。故使鎮之。平居無事。竭民膏血。為浚築計。一旦有警。乃遽焚蕩而去。此而不誅。三尺法無用矣。竟以論死。未幾。改同知集慶軍節度使。致仕。正大九年。河南破。北歸。又數年卒。

李獻甫。字欽用。獻能從弟。興定五年。登進士第。正大初。

夏使來請和。命翰林待制馮延登往議。獻甫為書表官從行。夏使有口辯。延登不能折。至言歲幣。獻甫從旁進曰。夏國與我好百年。今雖易君臣之名為兄弟之國。使兄輸幣。寧有據耶。使者曰。宋歲輸吾國幣二十五萬匹。典故具在。君獨不知耶。獻甫作色曰。使者尚忍言耶。宋以歲幣餌君家而賜之姓。岸然以君父自居。誠謂使者當以為諱。乃今公言之。使者果能主議從賜姓例。雖歲幣五十萬。當不吝。夏使語塞。和議乃定。天興元年。充行六部員外郎。守備之策。時相倚任之。以功遷鎮南軍。

節度副使兼右警巡使。死於蔡州之難。所著有天倪集。傳於世。

雷淵字希顏。一字季默。應州渾源人。父思名。進士。仕至同知北京轉運使。註易行于世。淵庶出。最幼。諸兄不齒。父歿。不能安於家。乃發憤入太學。衣弊履穿。坐榻無席。恒兀坐讀書。其友商衡每賙卹之。後從李之純游。遂知名。登至寧元年詞賦進士。調涇州錄事。攝遂平縣事。擊豪右。發姦伏。一邑大震。稱為神明。尋改東平。河朔重兵所在。驕將悍卒。倚外敵為重。自行臺以下。皆摩撫之。淵

出入軍中。偃然不為屈。雖大將曲加以禮。閭巷且畫像事之。興定末。拜監察御史。言五事稱旨。彈劾不避權貴。出巡郡邑。所至有威譽。奸豪不法者。立箠殺之。至蔡州。杖殺五百人。號雷半千。坐此為人所訟。罷去。久之。用宰相侯摯薦。起為翰林修撰。一夕暴卒。

程震字威卿。東勝人。與兄鼎俱擢第。震入仕。有能聲。興定初。任陳留令。治為河南第一。召拜監察御史。彈劾無所撓。時皇子荆王為宰相。家僮輩席勢侵民。震劾奏。荆王以陛下之子。任天下之重。不能上贊君父。同濟艱難。

顧乃專恃權勢。蔑棄典禮。開納貨賂。進退官吏。縱令奴隸侵漁細民。名為和市。其實脅取。諸所不法。不可枚舉。陛下不能正家。而欲正天下。難矣。於是帝責荆王。出內府銀以償物直。杖大奴尤不法者數人。未幾。坐為故吏所訟。罷官。歲餘。嘔血卒。

按金史此下有瓜爾佳實倫強伸二傳今俱改入忠義傳謹識

烏凌阿呼圖初為都尉。戍潼關。正大八年。被旨入援。至偃師。聞元兵徑渡白坡。直趨少室。夜至少林寺。時登封縣官民已遷太平頂御寨。呼圖給云。吾軍中家屬輜重。欲留此山。即率兵赴汴京。因攝縣官下山。使之前導。軍

按金史此下有瓜爾佳實倫強伸二傳今俱改入忠義謹加案聲明

隨而上。山既險固，糧亦充足，遂有久住之意。尋縱軍下山，劫掠牛畜糧糗，亦分有之。恒山公武仙參政，色埒兩行省軍，屯登封城南，遣人約之入京。呼圖不肯下，不得已分軍四千與色埒俱東，兩行省軍潰。呼圖狼狽上山，色埒於中京徵兵同保洛陽。呼圖懼罪乃往，留其半山。上以為巢穴，天興二年，色埒卒。呼圖代行省事，敵勢重，即領輕騎棄城南奔，遂失中京。初呼圖在太平頂，既顧望不進，又懼人議已，乃出榜募人為救駕軍，得不逞之徒二十餘人，促令赴京。行及盧店，即行劫械，至杖之人。

無不竊笑。既而走蔡州，帝召見慰問，而心薄之。會宋人攻唐州，元帥烏庫哩黑漢屢遣人告急，即命呼圖援之。大敗，僅存三十騎而還。既而以呼圖為殿前都點檢，罷權參政。元兵圍蔡，呼圖守西面，家奴竊其金牌，夜縋城降。朝士喧播，謂呼圖縱之往，將有異志。呼圖內不自安，乞解軍職，帝慰之，且賜饌以安其心。呼圖初罷機政，頗有怨言。至是始感恩無他慮矣。尋權參政，防守如故。蔡城破，投汝水死。

續通志

列傳二十三

金

赫舍哩約赫德

康錫附

完顏哈達

伊喇布哈

持嘉喀齊喀

赫舍哩約赫德一名志本出親軍貞祐間布薩安貞宣撫山東以約赫德為軍中提控時山東羣盜蜂起遣破巨蒙等四壩又破馬耳山砦殺降賊黨甚眾積功授行山東西路兵馬都總管府事兼武寧軍節度使徐州管

內觀察使興定二年宋兵攻泗州約赫德赴援大破之
又圍盱眙宋人堅守不敢出以騎兵分掠境內而時遣
羸卒薄城誘之宋人來拒約赫德麾兵佯北伏兵擊之
宋人復來援合擊敗之移兵赴青平宋兵突出戰少却
旋以輕騎扼其後故逗遛不與戰縱之走東南薄諸河
又敗之師還又敗宋兵於連塘村三年敗宋人於濠州
之香山村又敗之於滁州拔小江寨又拔輔嘉平山寨
提控鄂屯沃里布已敗宋兵還至濠州宋人來索戰約赫
德夾擊敗之五年宋將時青守泗州西城約赫德將兵

取之募死士以梯衝並進大敗宋兵時青南奔乃陳兵
橫絕走路擊之宋兵大潰遂復泗州西城復出兵宋境
以報其役破團山賈家等諸寨進逼濠州又率兵渡淮
大破宋兵於團山元光元年以京東便宜總帥兼行戶
工部事宋人潛渡淮至聊林盡伐隄柳塞汴水以斷吾
糧道約赫德遣精甲破之汴流復通二年上言賞罰國
之大信向中軍戰死者皆廩給其家近例以楮幣折支
往往不給至于失所自今願支本色令得贍濟以種儲
方艱詔有司給其半紅襖賊寇壽潁剽掠而去率兵渡

按元兵圍慶陽在正大六年傳
誤作五年今據本紀改謹加案
聲明

淮攻之。連破兩柵。及焚其村塢數十。還遇宋兵陣淮南岸。擊殺其半。尋有兵自東南來追。復大敗之。先是納哈塔陸格據邳州叛。約赫德圍之。宋將高顯等共誅陸格。持其首縋城降。又招獲紅襖偽監軍徐福。統制王喜等。正大六年。元兵圍慶陽。按金史本紀。正大六年冬十月。元兵駐慶陽。十二月。詔布哈約赫德。額爾克救慶陽。本傳誤作五年。圍慶陽。今據本紀改。謹附識。與副樞布哈簽樞內族額爾克將兵救之。七年。戰於大昌原。圍解。詔以為左副元帥。屯京兆。自此志氣驕滿。遣北使還。語甚亢。激怒元太宗。親統兵入陝西。八年。約赫德遷居民於河南。棄京兆東

還。至閭鄉。病死。約赫德為人鷙狠狼戾。好結小人。不聽朝廷節制。尤不喜文士。僚屬有長裾者。輒以刀截去。凡朝使至。輒加凌侮。或因以酒。司農少卿張用章以行戶部過宿。辭疾不飲。趨左右扶卧於牀。灸之數十。又以銀符佩妓。屢往州郡取賕。州將妻皆遠迎。迓御史康錫。上章劾之。朝廷竟不治其罪。好用鼓椎擊人。因呼曰盧鼓椎。子名阿里哈。呼之曰小鼓椎。嘗為元帥。與富察官努作亂。伏誅。康錫字伯祿。趙州人。至寧元年進士。正大初。由省掾拜御史。劾侯摯師安石。非相材。近侍局宗室薩

哈連聲勢熏灼。請托公行。不可使在禁近。時論避之。完顏哈達名瞻。字景山。少長兵間。習弓馬。能得人死力。貞祐三年。授臨潢府推官。權元帥右監軍。時臨潢兵遷。與全慶兩州民共壁平州。哈達隸其經略使烏凌阿奇珠。會諸帥兵復中都。行至遷安。軍變。殺奇珠。擁哈達還平州。推為帥。哈達以計誅首亂者數人。元兵至平州。哈達逆戰。知不敵。以本軍降。北留半歲。令還守平州。四年。率所部及州民。並海西南歸國。進鎮南軍節度使。興定三年。伐宋。為元帥右都監。屢敗宋兵。拔麻城縣。夏人犯

通秦。哈達出兵安塞堡。抵隆州。夏人出步騎逆戰。敗之。四年。夏人攻綏德州。駐兵於柱天山。哈達將兵擊之。別遣提控樊澤等。各率所部分三道以進。俱會于山顛。見夏人數萬騎。傳山而陣。即縱兵分擊。澤先登。推其左軍。諸將繼攻其右。敗之。五年。知延安府事。上言。諸軍官以屢從故。往往不知所居地形。迂直險易。緩急之際。恐至敗事。自今乞勿從。又言。河南陝西鎮防軍。皆分屯諸路。在營惟老稚而已。乞選老成人為各路統軍。以鎮撫之。且督其子弟習騎射。將來可用。皆從之。十一月。夏人攻

安塞堡。哈達與征行元帥納哈塔邁珠潛軍倍道夜襲。敗之。又戰於延安。城賴以完。元光元年。拜參知政事。行省事於京兆。上言。頃報北將阿勒楚爾率兵入隰。吉翼州。寢及滎解。如此。恐河東非我有。河南陝西調度。仰給解鹽。今正漉鹽之時。而敵擾之。將失其利。乞速濟師。捍禦河中滎解。司縣官與軍民多不相諳。守禦之間。或失事機。乞從舊法。使兼軍民。庶幾上下相得。易以集事。又言。敵兵迫境。鹽利不厚。以分人。孰肯冒險而取。若准能自輸運。十與其八。人將爭赴。以濟國用。從之。以葭州提

控王公佐言。奏請馳至延安。與邁珠議護公佐軍民屯吳堡。伺隙而動。詔省院議之。於是命哈達率兵取葭州。哈達上言。屢獲謀者。皆云北方已約夏人。將由河中葭州以入。防秋宜預。今兩行省分制陝西重兵。然京兆抵平涼六百餘里。萬一敵梗其間。使不得通。是自孤也。宜令平涼行省內族博索領軍東下。與臣協禦。以屏潼陝。敵退後。復議分司為便。詔許之。二年。以保鳳翔功。進官。時河中已破。哈達提兵復之。正大二年。陝西旱甚。哈達齋戒請雨。雨澍。歲大稔。民立石頌德。延安既殘毀。哈達

按完顏哈達自陝徵還本紀所載年分與此異謹加案聲明

按完顏哈達授樞密副使在正大七年宏簡錄作四年實屬誤載謹加案聲明

按布哈於正大七年已權參知政事史於此仍誤作樞密副使今從宏簡錄刪正謹加案聲明

招集散亡助耕墾稍復其利討田瑞於鞏州瑞弟濟殺

瑞以降四年徵還

按金史哀宗本紀載完顏哈達於六年徵還本傳作四年與本紀異今姑

仍原文謹附識拜平章政事封芮國公七年授樞密副使初布

哈面奏哈達在軍久今多事之際用違其長臣等欲與

協力軍務擢之相位似亦未晚故有此授

按金史載完顏哈達於正

大七年授樞密副使宏簡錄載在四年彼此先後異時考布哈本傳正大六年二月詔以布哈權樞密副使則

七年以前哈達尚未改授此職宏簡錄特因布哈面奏哈達之言即誤作此時改授也

與布哈救

衛州按金史載正大七年及樞密副使布哈救衛州考百官志樞密副使之職止有一人是時哈達既授

此職則布哈即系別銜且布哈本傳正大六年二月權授樞密副使至七年權參知政事非樞密副使也此誤

載今從宏簡錄刪正謹附識以親衛兵三千先嘗之元兵小退翼日

圍解未幾與布哈同行省事於閬鄉以備潼關八年北

帥蘇布特攻破小關殘盧氏朱陽潼關總帥納哈塔邁

珠求救於二省省以陳和尚忠孝軍一千都尉瓜爾佳

渾軍一萬往應元軍退二省輒稱大捷以聞既而元軍

攻鳳翔二省提兵出關與渭北軍交至晚復收兵入鳳

翔遂破二省即棄京兆元兵入河中時二相防秋還陝

量以軍馬出冷水谷為聲援元兵道饒峯關由金州而

東於是二省軍入鄧元兵渡漢江與戰於禹山前元兵

小却。二相以大捷驛報。百官表賀。河南百姓始聞元兵入饒峯。憑城壁。保險固。及聞敵已退。至有晏然不動者。不二三日。游騎至。人無所逃。為捷書誤也。九年。二省軍潰於陽翟之三峯山。初禹山之戰。兩軍相拒。元軍散漫而北。金軍懼其乘虛襲京城。乃謀入援。時元兵趨河上。已二十餘日。所過殘破。焚積聚。金軍由鄧而東。無所仰給。乃並山入陽翟。元兵襲之。且行且戰。至三峯山。遂潰。哈達知大事已去。欲下馬戰。而布哈已失所在。哈達走鈞州。元兵整攻之。走不得出。匿窟室中。城破被殺。哈達

熟知敵情。習行陣。重義輕財。與下同甘苦。遇敵輒身先不避。眾亦樂為之用。左丞張行信嘗薦之。以為今時之良將。

伊喇布哈。本契丹人。哀宗為皇太子。選充親衛軍總領。宣宗大漸。令布哈屯兵艮嶽。以備非常。及即位。授權樞密院判官。軍國大計。多從決之。正大元年。復澤潞。三年。

復曲沃及晉安。按此皆布哈之功。不可沒。從宏簡錄增輯。謹識。四年。河朔軍突

入商州。布哈逆戰。獲游騎一人。輒以捷聞。人知其罔上而無敢言。六年。權樞密副使。率完顏陳和尚忠孝軍一

按復澤潞及曲沃晉安等州縣皆布哈之功。今從宏簡錄增謹加案聲明。

千駐邠州。且令觀敵勢。再復潞州。軍還。詔與總帥約赫德權。簽樞密院事。額爾克救慶陽。七年。戰於太昌原。元軍退。慶陽圍解。還京兆。未幾。以權參知政事。與哈達行省。閬鄉。八年。元軍入陝西。鳳翔破。與哈達棄京兆而東。元兵濟自漢江。兩省軍入鄧州。張惠議由光化截江。戰為便。若縱之渡。我腹空虛。恐為所潰。布哈麾之曰。汝但知南事。於北事何知。我向於裕州得旨。云彼在沙磧。且當往求之。况今自來乎。昂珠高樊皆然其言。哈達問之阿達茂。獨以為不然。然不能奪布哈之議。兩省留順陽。

二十日。光化探元兵已北渡。是夜進軍。比曉至禹山。北騎已盡濟矣。兩省立軍高山。步迎於前。騎屯於後。元兵突前。以短兵相接。戰三交。元兵少退。在后者繞布哈騎後。突之三。為富察昂珠力拒而退。元兵以旗聚諸將議良久。哈達知其意。時高英軍方北顧。而元兵出其背。擁之。英軍動。哈達幾斬英。英復督軍力戰。元兵稍却。觀變。英軍定。復擁樊澤軍。哈達斬一千夫長。軍殊死鬪。乃却之。元兵回陣南向。張惠復議。彼雖號二萬。而輜重三之一。又三日不得食。乘其却退。當擁之。布哈言江路已絕。

黃河不冰。彼入重地。將安歸乎。何以速為。不從。元兵忽不見四日。乃在光化對岸棗林中。晝作食。夜不下馬。望林中往來不五六十步。而不聞音響。兩省議入鄧就糧。到林後。元兵忽來突。以百騎邀輜重而去。金軍幾不成列。逮夜乃入城。九年。大軍發鄧州趨京師。騎二萬。步十三萬。騎帥富察昂珠。富察達希布。郎將阿達茂。忠孝軍總領瓜爾佳諳達。內族達爾歡。總領瓜爾佳額特埒。提控步軍臨淄郡王張惠。珍寇都尉完顏阿巴。高英。樊澤。中軍陳和尚。與恒山公武仙。楊沃衍。軍合次五朶山下。

取鴉路。元兵以三千騎尾之。遂駐營。伏騎鄧州道。元兵來襲。金軍引之而東。伏發。元兵南避。至沙河。別有五千騎待於河北。金軍奪橋過。元兵即西避。復南渡沙河。金軍欲盤營息食。元兵復渡河來襲。且行且戰。至黃榆店。不能進。盤營三日。一近侍入軍傳旨。令悉赴京師。復有密旨。云近知張家灣透漏。二三百騎已達衛孟。兩省當切防。領旨訖。布哈已奪魄矣。元兵前後以大樹塞路。沃衍奪得之。軍進至三峯山。武高前鋒擁其西南。楊樊擁其東北。元兵俱却。張惠。阿達茂立峯東望。元兵二三十

萬約厚二十里。謀曰：此地不戰，欲何為耶？乃率騎兵萬餘，乘上而下擁之。元兵却，須臾雪大作，白霧蔽空，人不相覩，泥淖沒脛。軍士僵立雪中，槍槊結凍如椽，有不食至三日者。元兵四合圍之，熾薪燔牛羊肉，更遞休息。乘金軍困憊，開鈞州路縱之走，而以生軍夾擊之。金軍遂潰，聲如崩山。忽天氣開霽，日光皎然，無一人得逃者。武仙率三十騎入竹林中，楊樊張三軍爭路，元兵圍之數重。及高英殘兵共戰於柿林村南，沃衍澤，英皆死。張惠步持大槍奮戰而歿，布哈走京師未至，追擒之，械至官。

山問降否，往復數百言，但曰：我金國大臣，惟當境內死，遂見殺。

持嘉喀齊喀，性剛愎，好自用。朝廷以才幹任之。宣宗時累遷蘭州刺史，提控軍馬。貞祐四年，夏人圍定西，輦致攻具，將取其城。喀齊喀及楊噶拉等率兵鏖戰，走之。興定元年，授同知臨洮府事。陝西行省奉詔伐宋，喀齊喀駐來遠寨，以張聲勢。二年，宋兵侵臨洮，喀齊喀擊走之。三年，遷元帥左都監，行元帥府事於鞏州。四年，夏人犯邊，喀齊喀遣提控烏庫哩世鮮都統王定等屢敗夏兵。

生擒夏將劉打甲玉等。訊知夏大將你思丁兀名二人。謀以為鞏州帥府所在。鞏既下。則臨洮積石河洮諸城。不攻自破。構宋統制程信等。將兵四萬來攻。喀齊喀飭兵嚴備。俄而兵果至。搏戰却之。殺傷以萬計。夏人拔柵去。喀齊喀伏甲要地。邀之。復躡其後。斬首甚衆。以功。授平西軍節度使。元光元年。元將蒙古布哈攻鳳翔。命喀齊喀將兵援之。二年。元兵及夏人步騎數十萬。圍鳳翔。東自扶風岐山。西連汧隴。皆其營柵。攻城甚急。喀齊喀盡力禦之。是歲。升簽樞密院事。哀宗即位。拜參知政

事。權樞密副使。正大八年。鄧州馳報。元兵破饒峯關。由金州東下。院官同奏。元軍冒萬里之險。歷二年之久。方入武休。其勞苦已極。為吾計者。以兵屯睢鄭昌武。歸德。及京畿諸縣。以大將守洛陽潼關。懷孟等處。嚴兵備之。京師積糧數百萬斛。令河南州郡。堅壁清野。彼深入之。師欲攻不能。欲戰不得。師老食盡。不擊自歸矣。帝太息曰。敵至不能迎戰。徒自保。何以為國。乃詔哈達布哈等。屯軍襄鄧。九年。兩省軍潰于三峯山。元兵進薄京師。議曹王出質。元兵北行。留蘇布特攻城。蘇布特云。我受命

攻城但曹王出則退

按續綱目云金主遣曹王額爾克為質請和蘇布特聞之曰我受命

攻城不知其他與金史語異謹附識

曹王出詣軍前元兵併力進攻喀齊

喀先以守鳳翔自誇及是守西北隅語言失措面無人色凡經十六晝夜四月始罷獨喀齊喀以為己功呼令史元好問曰何不入賀好問以白諸相權參政內族色埒曰城下之盟諸侯以為恥况以罷攻為可賀歟喀齊喀怒曰社稷不亡帝后免難何不為喜近侍局直長張天任曰人不知恥乃若是會學士趙秉文不肯撰表議遂寢罷喀齊喀樞密有投匿名書於御路云副樞密喀

齊喀總帥薩哈參政恩楚皆國賊朝廷不殺衆軍亦須殺之為國除害衛士以聞薩哈飲藥死恩楚稱疾不出惟喀齊喀坦然若無事者帝亦無所問由是軍國之事盡決於喀齊喀矣天興元年復詔為樞密使統京城軍萬五千往應色埒武仙援兵駐近郊候益兵乃進屯中牟古城凡三日聞色埒軍潰即夜棄輜重馳還言者罪其始則抗命不出中則逗遛不進終則棄軍先遁不斬無以謝天下帝貸其死免為庶人既廢居汴中常鞅鞅不樂會元將蘇布特遣人來招喀齊喀即治裝欲行崔

立邀餞於省。贐以白金二百。明日復詣省別立。方對語。適歸德行省。文書至。傳哀宗語。諭喀齊喀曰。卿朕老臣。中間雖廢出。未嘗忘卿。今崔立為變。卿處舊人尚多。若能反正。與卿世襲公相。立怒叱左右繫之獄。斬之。

